

# 八、近期日本與歐美互動對中日關係及印太情勢影響觀察

輔仁大學日本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主稿

- 新版「安保三文件」下，日揚棄「專守防衛」框架，憲法第九條不再制約日方安全戰略。
- 日安保戰略變化，掏空日中互信基礎，兩國僅能且戰且走，透過對話維繫關係；惟最終能否春暖花開，仍端視中美關係變化。

## （一）前言：憲法第九條不再制約日安保策略

日本為今年「七國集團」（G7）的輪值國，5月將舉行「G7廣島峰會」，此為「岸田外交」最重要的舞臺，岸田文雄首相以出訪G7成員中的法、義、英、加、美為起手式，而此將成為加強防衛力、「新資本主義」及為實現去碳化社會的「綠色轉型」（GX）等岸田施政重點的外交佈局。

此外，新「國家防衛戰略」（原「防衛計劃大綱」）、「防衛力整備計劃」，以及作為外交與安全政策綜合方針的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」等「安保三文件」公布後，日本在外交及安保上將致力於美日同盟的轉型，改變美軍與自衛隊的分工形式，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中承擔嚇阻中共、北韓及俄羅斯之「矛」的角色。但岸田強調，建構「反擊能力」（對敵基地攻擊能力）強化威懾「不構成威脅」，其理由為「反擊能力」對威懾及應對實施不當武力攻擊的國家行動而言極為重要，並可據以成為日本為和平與穩定作貢獻的外交實力（日經中文網，2023.2.1）。

日本外相林芳正1月23日在眾議院的外交演說中表示，基於日本決定擁有的「反擊能力」（對敵基地攻擊能力），決心致力於強化美日同盟的威懾力及應對能力。林芳正就對中關係指出，存在許多懸而未決的課題，包括在釣魚臺列嶼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嘗試，以及臺灣周邊的軍事活動等，對此日本「將主張應主張的、要求（北京）採取負責任的行動，同時切實保持對話」。林芳正表示，日本作為G7輪值主席國以及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，將推進舉措堅持基於法治的國際秩序。日本公布新版「安保三文件」後，外交動作頻頻，幾乎全

是圍繞臺海問題說事，外交上將中共定位為國際規範與秩序挑戰者，對日本構成挑戰，須在安保戰略上改弦易轍。

在新版「安保三文件」下，日本防衛政策揚棄自衛隊成立以來的「專守防衛」框架，自衛隊的武力使用將溢出日本的領土、領海及領空，打擊對日本構成攻擊可能的敵方基地。岸田雖未實現修憲，但「憲法第九條」的「放棄戰爭」已不再制約日本今後的安保戰略及防衛政策，堪稱是 1954 年日本「再武裝」，自衛隊建軍的「2.0 版」，但此並非日本就此走上軍事大國，更無關「軍國主義」的再起，此為美、中國力拉近，美國無力且無意埋單對盟國的安全承諾之成本，自衛隊不得不然的轉型。

## （二）轉守為攻的日本安全戰略

冷戰時期，日本搭美國安全便車，坐享美國「核子保護傘」的歲月不復存在，拜登雖不似川普對盟國錙銖必較，但在印太戰略中，卻更加堅定的要求盟國分擔責任，降低對美國的安全依賴。因應美國在東亞「第一島鏈」的戰略收縮，將駐沖繩 9 千名美軍陸戰隊移防關島，及陸戰隊 F-15 戰機不再常駐沖繩嘉手納基地，改為從阿拉斯加基地派 F-22 戰機約每半年輪流巡迴派至嘉手納基地，自衛隊須接手沖繩防務，轉型成為美日同盟下，與駐沖繩美軍陸戰隊共同承擔第一線攻擊責任的武力，但自衛隊與美軍在「武力攻擊事態」或「存立危機事態」下的具體分工，將待「美日防衛合作指針」三度修訂中明確化。

自衛隊由「盾」轉「矛」之外，日本更擴大結盟，以補美日同盟未逮之處，應對中國及北韓帶給日本安全上的挑戰。岸田在上臺之初的 2022 年 1 月即與時任澳洲總理莫里森（Scott Morrison）簽訂日、澳「相互准入協定」（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, RAA），消弭在彼此領土舉行聯合軍事演訓的障礙，此亦是 1960 年「美日同盟」啟動後，日本首度同意美國之外的他國軍隊進駐日本的協定。繼澳洲後，日本與英國締結 RAA，將防衛合作擴及北約（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, NATO）成員，同時完成與「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」（AUKUS）的結盟拼圖，日本形式上雖未加入 AUKUS，但實質與之建立緊密的安

保合作。

日本可望與「七國集團」(G7)發展緊密的戰略安全合作，在印太戰略中，連結「北約」(NATO)與「美日同盟」，並多元化日本的防衛裝備來源，岸田在1月訪問G7成員國時，與英國及義大利達成共同推動「全球空戰計畫」(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)研發第六代匿蹤戰機的協議，此對日本自主軍工產業的建立極具意義。

著眼於在俄烏衝突及中、美競爭下形成中、俄「背靠背」的戰略合作，「岸田外交」中，積極聯結日本與NATO的安全關係。NATO秘書長史托騰柏格(Jens Stoltenberg)1月31日訪日，與岸田舉行會談並發表聯合聲明。聲明中雖未將中共定位為敵人，但須共同應對中方帶來的龐大課題，強調大西洋及印太地區的安全保障休戚與共，關切中共對臺威脅。NATO視中共為「體制性挑戰」，須深化與日本、韓國、澳洲及紐西蘭等印太國家的關係。日本計畫將駐比利時的日本大使館兼北約政府代表部獨立出來，在NATO設立常設代表處，岸田亦將出席7月在立陶宛召開的NATO領袖峰會。

日本的安全戰略「轉守為攻」，雙方的「安全困境」勢將激化，掏空中日關係的互信基礎，缺乏互信的中、日難以結構性改善雙邊關係，僅能且戰且走，透過對話，維繫中日關係不墜。日本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1月28日在全國縣代表協議會上，透露稱探討2023年內派團訪問中國大陸。今年正值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」締結45週年，山田希望藉此活潑化日、中對話與交流，但對中日關係改善能收多大效果，值得商榷。

### (三) 結語

日本非營利團體「言論NPO」及中國國際出版集團2022年11月30日發表在中、日雙邊實施的聯合輿論調查結果，雙方對彼此國家的印象雖微幅改善，但整體仍極為負面，對日本持負面印象的中國受訪者高達62.6%，而更有87.3%日本受訪者對中國觀感不佳(日經中文網，2022.12.1)。如此的民意結構，使中日關係的改善難以得到社會的支持，政治人物的穿梭對話或民間的相互交流難收實效。如何將

中、日相互認識意象由負轉正為中日關係的最大課題，但在「歷史問題」及地緣政治矛盾的糾葛中，改變中、日雙方民眾互視對方的態度並非易事。

何況中、美對抗氣氛高漲，在中美關係未理出頭緒的情況下，任何改善中日關係之舉恐將徒勞無功，「傾美」的岸田雖表達欲與中共對話之意，但北京不急於一時，對日採取冷處理，若中美關係和緩，岸田即會隨之布局對中外交，屆時北京再順勢而為，以求對日外交克盡全功。總的來看，在 2023 年開春之際，中日關係將暫處春寒料峭，靜待回暖，再俟機而動，始能取得成果，但能否春暖花開，中美關係仍是關鍵。